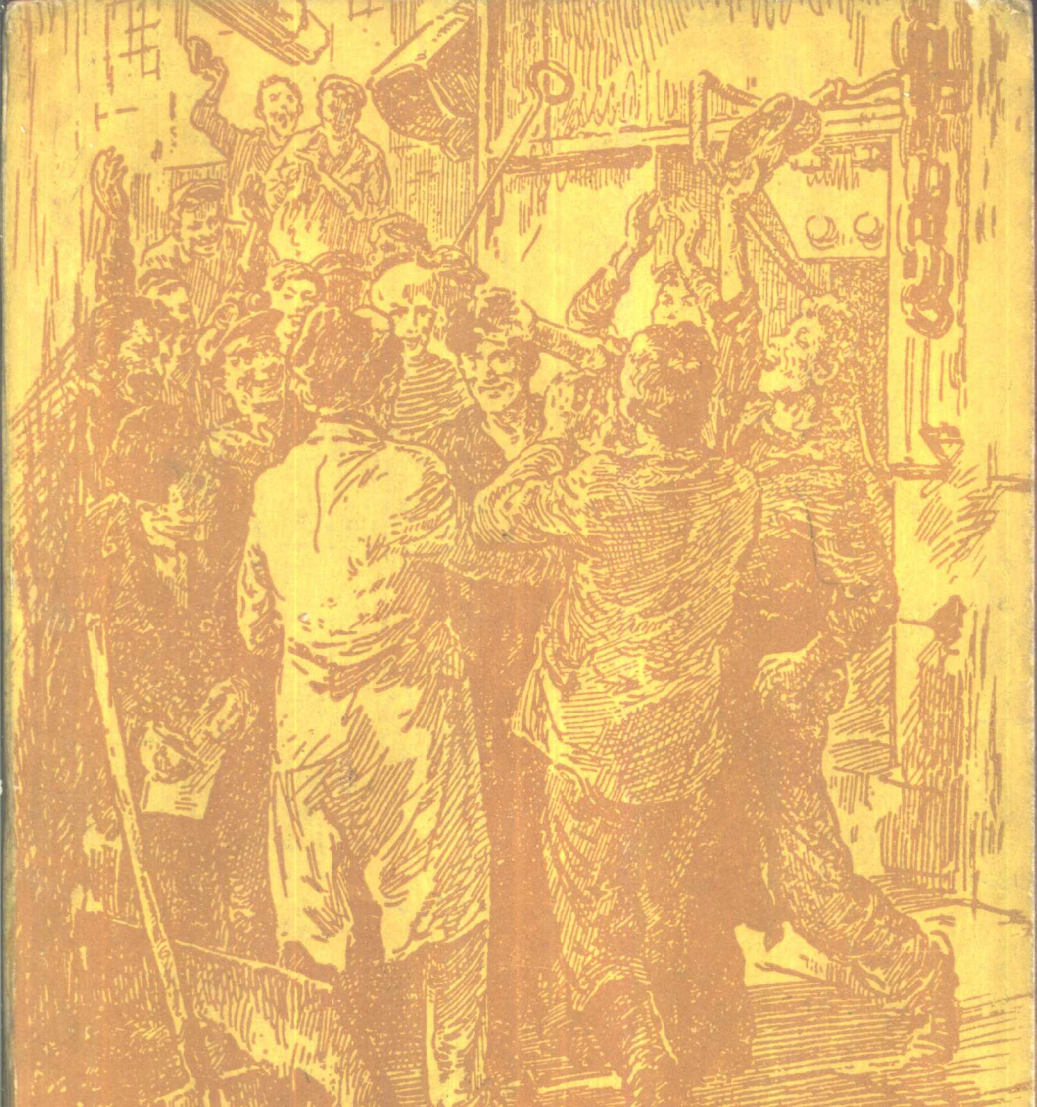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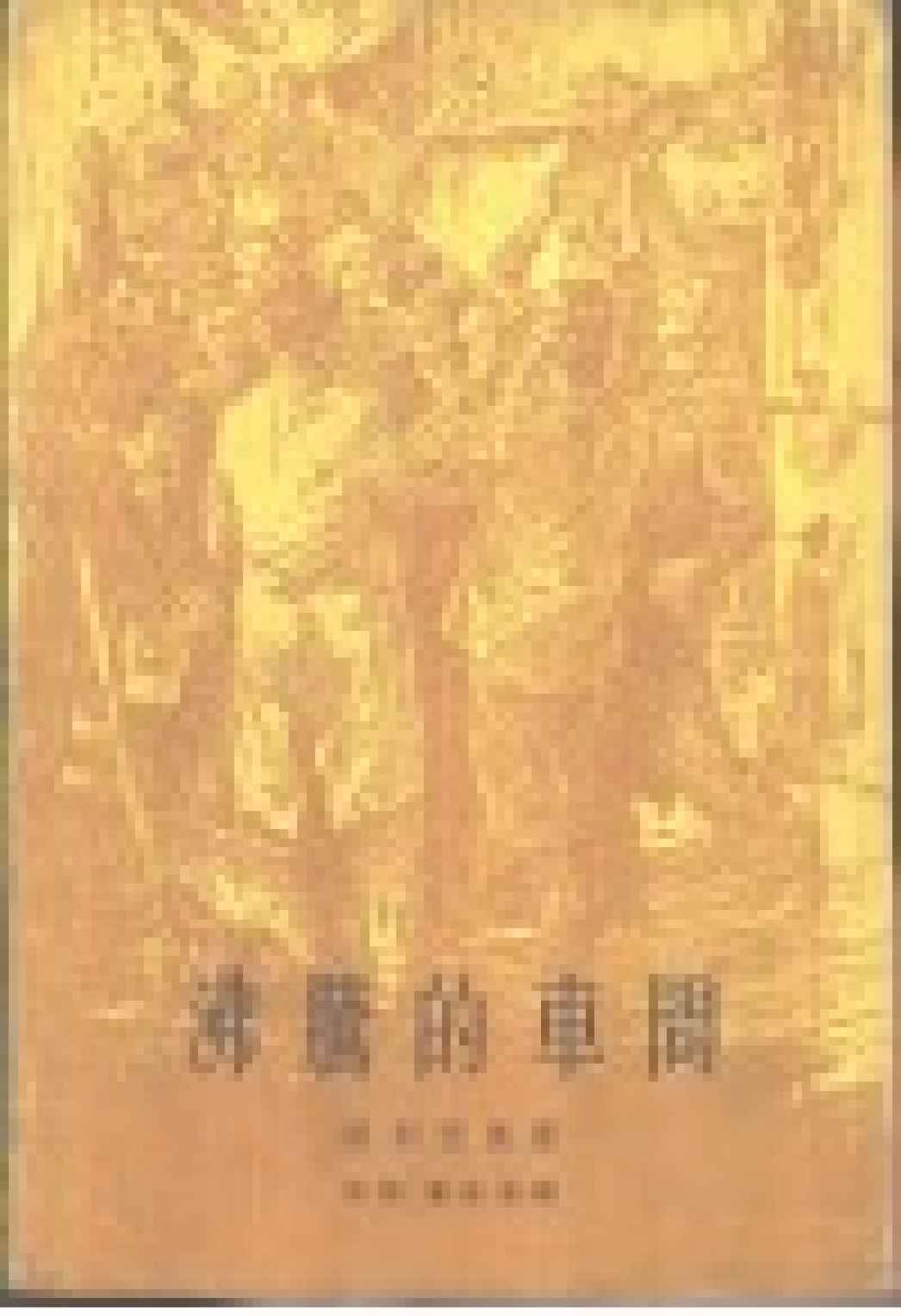




沸騰的車間

波列伏依著

莫野 謝祖鈞譯



津國的車間

謝 明 著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沸騰的車間

波列伏依著

莫野謝祖鈞譯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六一年·北京

БОРИС ПОЛЕВОЙ

ГОРЯЧИЙ ЦЕХ

据《ГОРЯЧИЙ ЦЕХ》(ДЕТГИЗ, МОСКВА, 1956) 译出。

插图系 И.ИЛЬИНСКИЙ 所作。

封面設計：祁 昌

沸騰的車間

书号 1535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 210,000 开本 850×1168 纸 $\frac{1}{32}$ 印张 $9\frac{3}{8}$ 插页 7

1961年10月北京第1版 1961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5000册 定价 (3) 0.95元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沸騰的車間

象詩中需要靈感一樣，
幾何學中也需要靈感。

——普希金

1

女房東給任卡^①開了門，告訴他，有個男同志等着他。

“又來了什麼人？您把隨便什麼人都往我房裏讓……誰請您這樣做的？……”任卡一面脫下打濕了的棉上衣，一面嘀咕道。

他不懷好意地猜想着：還會有什麼人，准是車間委員會的涅斯杰雷奇來了。他又是來胡扯蛋……

為了要激怒一下很愛清潔的女主人，他把打濕了的棉上衣和鴨舌帽往衣架下面的地板上一扔，砰地一脚踢開了自己的房門。一個意想不到的客人，手里拿着吉它，坐在窗口。聽到門砰地一响，他驚訝地回頭看了一下，一見進來的人，便嘲笑地向他點了點頭，手指繼續輕輕地撥弄着琴弦。

任卡在門口楞住了。他一下子就認出這個人來，雖然直到現在，他還從來沒有機會從近處看見過他。

高高的顴骨，寬闊的臉膛，臉上長着一張棱角分明的大嘴、

^① 叶甫盖尼的暱稱。——譯者注。

紧闭的嘴唇和一双离得很开的细小的眼睛，任卡见过报上的照片和工厂門口牆上的大幅画像，因此這張面孔他已經很熟悉了。不过画像和照片上的這張臉显得又严峻又孤僻，实际上它却是很坦率、真誠、甚至很平常。那对細小而又恳切的眼睛，这时愉快而好奇地注視着任卡。生着小疙瘩的寬寬的額角，鑿着一綫粗硬的头发，这使他那方方正正的头部充滿了热情的孩子气。特別使任卡感到惊訝的，是客人矮小的身材。

“啊哈，他們攤出王牌來了，把他們的名人派來了……他馬上就會給我講說烟草的害處和牛奶的益處了，”任卡满怀惡意地想道，“只要他敢開口！我會有辦法吃了這張王牌的。”他連招呼也不打，默默地走過客人身旁，在床上坐下，然後挑衅地問道：

“有什麼事嗎？”

“我在音樂上不走運，真不知怎麼才好！”客人用低沉的、有點嘶啞的男低音說，“我倒是很愛音樂的，還記住了好些曲子，可是一拿起樂器，——彈出來就污七八糟。”他苦惱地看了樂器一眼，開始用心地彈起《可憐的心兒呵，你渴望著什麼》這支所有不走運的吉他手都知道的曲子來。他的兩道短短的淡黃色眉毛緊皺在一起，額上顯出兩道筆直的皺紋，生動而富於表情的臉上，現出一種十分緊張的神情。

“唉，彈不好。”客人用手掌按住還在錚錚作響的琴弦，把凳子挪近床邊，突然以一種善良的輕信態度說：“你要知道，當我結婚的時候，跟我們同住在一所住宅里的一位朋友甚至對我說：‘伊里卡，’他說，‘要是你想要跟妻子相處得和和睦睦，那你就得把吉他卖掉，並且答應她，至少一年不唱歌。你要是說話不算話，妻子就會跑掉……’唉，我真羨慕那些听觉灵敏的人……聽說，你彈得一手好吉他？”

任卡給弄糊塗了，他戒備地注視着客人，竭力想弄明白這位“名人”的來意。可是客人的善良和樸實却不由地打動了他的心。他突然為亂七八糟的房間，為骯髒的地板，為屋角里的灰色的蛛網，以及門檻旁邊的一堆垃圾而感到不好意思起來。他竭力悄悄地用一隻腳把從床底下露出來的那團使人很難相信是白衬衣的東西踢到床底下去。

“請你原諒，盧茲金同志，我的房間里不大干淨……我跟房東太太起了衝突，因此她筭籌也不借給我了。”

“這是常有的事，”盧茲金認真地回答道，“看來，你吉他也彈不了，連絃都生了鏽。這倒不必！這吉他看樣子聲音很好聽……你學了很久音樂了嗎？”

“從小時候起……由敲匙子開始的……你笑什麼？你以為用匙子不能演奏嗎？哎呀！從前我用一對彩釉匙子能敲出那么好聽的音調，——別人用手風琴也奏不出！你以為怎麼樣？”他用頑皮的、變得愉快起來的目光往桌子上瞥了一眼，桌上放着昨天的、也許還是前天的剩飯，和一些不曾洗過的叉子和匙子，“唉，沒有木匙子，鋁制的敲起來不好聽……”

“你是流浪兒出身的嗎？”

“可不！……敲匙子還不算什麼……我從前有個小朋友，叫謝尼卡，謝尼卡·柯扎，他吹一支小泥笛兒吹得那么好——連磚頭听了也會流眼淚……真的，真的……那些列車員們雖然非常厲害……他們討厭我們，就像討厭虱子一樣，可是，有時候甚至連他們也被柯扎的小笛子感動了，‘好吧，’他們說，‘去你們的，那就這樣吧，讓你們乘到下一站。’”

伊里亞·盧茲金——這是客人的名字——有一種少見的才能：他一開口，就使人覺得好像是一個老朋友。他突然開始給任

卡讲述那个临别音乐会上的情形，那是客車裝配車間設計工米沙·巴甫洛夫前几天在动身去音乐院学习以前举行的。任卡好久不去工厂俱乐部了，因此他没有听到这个从前自己在音乐小组里的对手的最后一次演奏，可是他却坚决反对卢兹金的結論：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是这位备受爱戴的工厂手風琴手的音乐节目中最精彩的一个节目。

“随你们怎么去鼓掌吧！你当我不知道什么的？这支《土耳其进行曲》米什卡^①已经拉了五年。由于下了这么点功夫，你看，他现在上哪儿去了——被吸收到音乐院里去了……《土耳其进行曲》！哪个傻瓜都会奏。你看吧！”

任卡从客入手里夺过吉他来，皱起眉头，伸出舌尖，弹奏起来，一面以一只脚用心地打着拍子，并摇晃着整个身子。他的脸上透露出一种使人难受的努力的紧张神情。

卢兹金留心地注视着他。他的嘴唇仍然紧闭着，没有一点表情，可是在两只离得很开的眼睛周围，却聚起一道道发光的小皱纹，那双变得十分细小的眼睛在愉快地、诱人地微笑着。

“《土耳其进行曲》！”任卡冷笑了一声。

他以急迫的速度和高度的技巧结束了最后的乐句，把吉他往上一抛，灵巧地接住了，以一个很随便的姿势，但是却又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屋角里。

話題不知不覺地轉到工厂里的新聞和生产的情况上去了。現在卢兹金活跃起来。这时任卡发现他有一个古怪的习惯：他在談得起勁的时候，就开始有节奏地点起头来。这个古怪的习惯使他的話增添了一种特殊的表現力。

① 米沙的卑称。——譯者注。

談話對方的那種興奮的情緒，漸漸地也傳染給任卡了。在談話的時候，他甚至忘記了這時老鍛工場里的布告牌上也許已經貼出了關於解除他的職務的命令。他曾經竭力不去想這件事，可是這個星期天卻又苦悶地想了一整天，怎么也擺脫不開，這時它却突然變成次要的了。車間里的情况重新又引起了他的興趣。他開始和客人爭論起那些剛剛在新鍛工場里安裝起來的、功效強大的汽錘的優缺點來。他責罵驗收員們，因為最近的一批烏拉爾鋼坯中，有着大量的毛細孔。後來他竟勃然大怒，表示準備要親自去打車間機械員的“耳光”，為的是那人不好好地供應蒸汽，由於蒸汽供應得不好，熱加工車間最近幾個月來患着嚴重的冷熱病。為了加強語勢，他甚至在對方的眼面前揮了一下拳頭。

“我聽說，你從前是一個優秀的鍛工，”盧茲金突然打斷了他的話；任卡在他的眼角里似乎看出了一種嘲笑。

“從前是的，”任卡躊躇地回答道，同時覺得自己的臉紅了。他抑制不住這種洩露內心秘密的紅暈，並且感到臉開始發燒，好象被加熱爐里的熱氣烘着似的，他於是暴跳起來，大聲說道：“是的，曾經是的！可現在呢，却被人家從工廠里趕出來了。被用暴力趕出來了。明白嗎？別提啦！我們不談了。談夠了。”

盧茲金仿佛並沒有注意到他這種激怒。他的灰色的眼睛仍然那樣關懷地望着他，只是眼睛里已經毫不掩飾地閃耀着那種狡猾的嘲笑。

“他干嗎盯着我呢？”任卡心里惡意地想道，一面在床上坐下來，坐得使客人看不到他的臉孔，“他找我有什么事，干嗎這樣纏着我？”

• “我不需要人家來鼓動，我從一九一七年起就已經受到過鼓

劲了。”

“你现在几岁？”

“二十一。”

“这么说，你是一九一五年生的？可见……小伙子，人们在一九一七年毕竟没有好好地鼓动你。”任卡想忍住笑，但是很遗憾，却没有能忍住，这人竟这样纠缠不清……

卢兹金不在意地问道：

“人家为什么要把你解职了？”

“还不是为了跟工长吵架。可不是，卢兹金同志，请你评评看。我觉得自己是熟悉工作的，我从工厂技工学校以一个五级工的身份来到车间里，可是他在你工作的时候，老是絮絮叨叨：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行——好象别人都不如他。你以为我能老这样忍受下去吗？我于是就客客气气地对他说：‘请您滚开吧。’而他回敬了我。我就对他说：‘看在上帝面上，给我滚开吧，您这只老金花虫。’他就破口大骂起来！他为什么要骂呢？我说得不对吗？他老在你耳边讨厌地絮絮叨叨：嗡嗡嗡、嗡嗡嗡……就是一只金花虫嘛。如果你管那吉他叫吉他，它就不会抱怨了……”

任卡抬起眼睛来瞧了一下对方，发觉他的脸色变了：眼睛变大了一些，似乎变得阴暗了。它们现在跟挂在俱乐部里的画象上一样，显得又冷淡又严峻。

“你常常出这样的事吗？”

“什么事？”

“我是问，你常常在车间里胡闹吗？”

“胡闹？我……胡闹？……”任卡从床上跳起来，扯了扯衬衣领，好容易吞下了一口热的唾沫，大声嚷叫起来：“你是来干什

么的？你找我有什么事？唔？……有什么事？……”

卢兹金的脸上毫无表情。它变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沉着。从这张脸上，你猜不透这人现在心里在想些什么，或者感觉到什么。

“唉，小伙子，你的事情的确糟得很呢！……唔，好吧……假如我吸收你到我的工作队里来，你觉得怎么样？”卢兹金不知是在考虑，还是表示建议地问道，“是呀，到我队里来当一个钩工。你干吗这样瞧着我？我们的右面的钩工费道罗夫·尼古拉——你也許認識他，那么个大大个子的，臉有点麻的，——他在不久以前被选为热加工車間的党組长，已經脫产了。因此我需要一个钩工。”

卢兹金不慌不忙地拿起了吉他，又彈起那支《可怜的心儿》来。

任卡好象一匹在疾馳中被猛然勒住的馬一样站在那儿。他那黝黑的、长着不加修飾的粗硬的鬍子的臉上，現出了不知所措的表情。他呼吸急促，那双带着淡藍色眼白的黑眼睛的眼光中，交織着惡意和疑惑。

卢兹金彈了一个不合調的和音，把琴小心翼翼地放到床上，然后从容不迫地站了起来。

“唔，我該走了。怎么样，同意嗎？你跟車間主任的事，我当竭力調解。费道罗夫也答应帮助你，但有个条件：工作時間，可不能胡鬧。至于这个……”卢兹金用手指了指堆放在窗台上的一堆滿是灰尘的空酒瓶，“这只能在星期天喝一下。你可要記住……沾污工作队的名誉，我可是不允許的。”

卢兹金通知他明天就得去上早班后，不等回答，就走掉了。

这位著名的鍛工，大概认为他这个建議是决不会被拒絕的。屋外台阶的阶磴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便門的門环砰地响了一声。窗外泥路上响过嚓嚓的脚步声；脚步声过去了，寂靜下来，可是任卡还一直站立在房間中央。卢茲金工作队的声望太大了，他一下子不习惯于这样意外的建議。

任卡記起来，他竟沒有向客人告別，什么也沒来得及問他，甚至沒有征求一下他的意見：要是明天人家把号牌室里他的工作牌收走了，并且要他到办公室去办理解职手續，那可怎么办……

再說，那个工作队里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他們是怎么工作的？他們大概有自己特殊的工作方法，这些方法是誰也不知道的，是他們的秘密……要知道，卢茲金工作队声望这样大，不是沒有原因的。任卡并不害怕复杂的工作，相反的，他很喜欢复杂的工作。可是他的能耐、气力和技术是否够得上和卢茲金在一块儿工作——这还是一个疑問。但主要的是，他們会用什么态度来对待他。

最后这件事，不知为什么特別使任卡感到不安。“得啦，得啦，到明天早晨再說，早晨比晚上清醒些。”他穩重地自己寬慰道，一面躺下来睡覺，并竭力不去想什么。可是思想却不由自主地老是轉到剛才来过的客人身上去。一閉上眼睛，他就清楚地看見他那笨拙地俯在吉他上的結实的身子，并且感觉到他那变幻无常的目光：它一忽而是善意的，一忽而是嘲笑的，一忽而是冷淡而严峻的，但在所有这些表情中，目光都是同样的敏銳。敏銳得使任卡在它的注視下感觉到局促不安，仿佛卢茲金有一种能看穿別人的心，能猜透別人的思想的才能。

“他原来是这样一个人！”任卡沉思道，一面已經翻来复去地

把那个薄薄的、象块硬薄餅似的枕头翻了好多次，“跟大家一样，一个普普通通的成年人……你去上班的时候在工厂院子里碰见他，你在其他人中間簡直就看不出来……而且他的个子……又很矮小。只有那双眼睛是那么銳利，簡直象两个多刺的牛蒡头！他大概是一个很狡猾的人！将来他欺騙了你，作弄了你，把你撤消了，你还会蒙在鼓里呢。可是，他毕竟还是像他的画像的……虽然不完全象，但还是相像的。唉，不知他們明天将怎么接待我……但願天快点亮吧……”

任卡叹息着，把身子翻到另一边，拉起被子来蒙在头上，开始数起数字来，一直数到一千，接着記起所有姓伊万諾夫的熟人来，后来又按着順序想起老鍛工場里所有汽錘的号碼。可是，这些曾經不止一次地經過考驗的催眠法，这回都不見效。他睡不着，眼前浮現着客人矮壯的身影，他那有点嘶哑的男低音老在耳边响着，

“唉，这人竟这样钻到人家脑子里来了！他为什么要来找我呢，真叫人难以理解！……难道只不过是走运嗎？不錯，是走运……在工厂里，人們馬上就会开始議論：‘西佐夫？这到底是哪一个西佐夫？哪个西佐夫和卢茲金一起工作？啊，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叶甫盖尼·伊万諾維奇·西佐夫嗎？当然，当然。我們認識。’哈！真了不起！……可是，明天要是門房里突然把‘大名鼎鼎’的叶甫盖尼·伊万諾維奇的号牌收走了，并且不让他进門……这甚至是很可能的。因为誰叫你跟那只老金花虫发生了糾葛……天快亮了吧？这一夜过得真慢啊……”

当任卡从床上跳起来的时候，窗外天还是黑漆漆的。他迅速地在面盆里洗了个臉，匆匆忙忙地穿上那件他最近下工时換

也不換就穿着离开工厂的工作服，然后沿着熟悉的道路走去，一面走一面交替地忽而咬一口面包，忽而咬一口香腸。

工人住宅区的街道上，还是寂靜无声，空空蕩蕩的，只有少数喜欢在接班前活动活动腿脚的工人，迈着閑散的步子，彼此交談着，或吹着口哨，不慌不忙地向工厂走去。可是任卡一路上却几乎是在跑，他既沒有感觉到一陣陣猛烈的冷風，也沒有察覺到不时絆着他的脚的那些冻硬了的高起的車轍，和一些在脚下发出薄冰的碎裂声的微微冻结的水塘。直到在黎明前的昏暗中，隱約地显出工厂門口的灯光的时候，他才放慢了脚步。他心里开始不安和焦虑起来，难道他們真的馬上会把他叫到管理員那儿去，会把他的工作号牌收走，并且宣布解除他的职务嗎？

他四下里看了一眼，确信附近一个人也沒有，才悄悄地溜进了出入口的門里，象人們在游泳时钻入冰冷的水里一样。

那个好打扮的年輕看門人沒精打彩地檢查了出入証，然后把出入証默默地交还給他。他的工作号牌在热加工車間的号牌箱里鏗鏘地响了一声。任卡于是悠然地、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好啦，事情过去了！

离拉汽笛，整整还有一个钟头。任卡恐怕人家可能会以为他的过早来上工是为了要討好这个有名的工作队，于是就悄悄地溜出了車間，开始在工厂院子里徘徊起来。

天已經亮了，可是寒冷的晨霧却遮蔽了一切。透过白蒙蒙的灰暗的霧气，隱約現出附近厂房的模糊的輪廓，一些灯光象紙上的油点似的，隱隱約約地浮現着。不知什么地方，鉄器在汽笛的捶击下发出叮当的声音；那些盲目地轉动着的蒸汽机，发出令人惊惶的怒吼声；一些电动小車的汽笛，出其不意地吼叫着；运送机上的鈴鐺，在憤怒地、固执地叮当作响。十吨重的汽錘在

鍛工場里發出震動地面的低沉的巨響。發電站緊張、悅耳地歌唱着。從木工場那邊，傳來了圓鋸的吱吱聲和叮當聲。附近不知什麼地方，蒸汽在從汽管里使勁地沖出來，發出可怕的嗚嗚聲。

一切都隱沒在霧中，可是這些從四面八方傳來的声响——這些任卡從進工廠技工學校的時候起，就很熟悉的声音——和晴朗的白晝色彩同樣富有表現力地描繪出了巨大的工廠，這工廠每天要消耗許多噸鋼、鐵和鑄鐵，以及成堆的木材，同時每天生產出长长的一列列的貨車和客車。

霜在腳底下像鹽似的發出乾燥的沙沙聲。霧漸漸變得稀薄起來。那些結着白霜的車間的牆壁，更清晰地顯露出來了。在一些小柏油路兩旁的草壇上，可以看出被初霜所摧殘的散散亂亂的可怜的翠菊。在通往新鍛工場的大門口，風吹拂着一條长长的橫幅，上面寫着：“盧茲金工作隊隊員們的經驗，是全体鍛工們的經驗。”

任卡突然哆嗦了一下，仿佛有人喊了他一聲似的。不久以前的那些思想更加有力地占有了他。真正的鍛工，哪個不盼望在這個著名的工作隊里工作？尊敬和榮譽環繞着盧茲金的名字。他越來越不明白，為什麼一個這樣有名望的工作隊長，却偏偏選中了他——選中了在老鍛工場里獲得了懶漢和胡鬧者的壞名聲的任卡·西佐夫。

“這不會是一個騙局吧？他們也許是在玩弄我？把我邀請來，嘲笑我一頓……不，不會的，這有什麼好開玩笑的！盧茲金哪會在这种事情上浪費時間！”

西佐夫想以彼此平等的態度進這個著名的工作隊。因為他並不是硬要來的，而是他們自己把他請來的。既然請他來，可見

他們需要他。但他立刻又發生了疑問：要是工作隊員們突然不願意接受他呢？要是他突然經不住考驗呢？最後這件事，是最可怕的了。

任卡冷得打着寒戰，悄悄地來到車間里。早班的工人們已經到齊了。這些人他都不大熟悉。在他們中間沒有看見盧茲金。他偶然遇到了隊長，好容易才認出他來，他穿着一件寬大的藍色工作服，工作服很整潔，任卡覺得甚至是熨過的。

“你來了？”盧茲金高興地說，一面緊緊地握住任卡的手搖了一下。“你不換衣服了吧？那我們就到‘紅角’^①去，跟我的隊員們認識一下。”

當任卡跟着盧茲金离去的時候，他竭力作出一副泰然自若的樣子。

房間里有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

“這是我們新來的幹部——叶甫蓋尼……你的父名叫什麼？……叶甫蓋尼·伊萬諾維奇·西佐夫。請你們多多照顧他，”隊長介紹道。

任卡感覺到一些凝視的、研究的目光盯着他看，他笨拙地把手遞給那個坐在門口的瘦削的小老头子。老头子的多皺紋的小臉上，密密地長滿了黑色的卷曲的鬍鬚。鬍鬚中間透露着稀疏的銀絲，象一些結在煤塊上的白霜條紋似的，在閃閃發光。老头子整了整架在細長的鷹鉤鼻上的玳瑁眼鏡，一雙黑色的眼睛迅速地瞥了任卡一下，他什麼也不說，又埋頭看起報紙來。任卡很不喜歡他：“你瞧，這只白嘴鴉，——連口也不願開。多半是個惡毒的小老头子。”

① 一種小型俱樂部，在里面進行文化活動和召開會議。一般設立在工廠車間、集體農莊和工人宿舍等地方。——譯者注。